

高烛照红妆

袁伟

十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俗。

黔之东与黔之西，相距几百公里，除了风与俗的迥异之外，还有饮食和气候的天差地别。但，爱情往往就是这么神奇。它能将两个二十多岁从未谋面，从无交集的人粘合在一起，尔后综合掉彼此的习俗和口味。直到一纸婚约，将两种文化，演绎成两个人往后余生的生活新风尚。

订婚宴在鞭炮声的尾音中开席，至亲好友举杯祝福。大红蜡烛，朝着百年好合燃去。七月的高原，依旧不胜寒，我只有借长辈们的祝辞和她的温柔取暖。

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。

三两巡过后，酒精将这两句古老的诗行从记忆中取了出来，满桌的菜也没能阻止我用它们来继续佐酒。

礼成的标志，是亲朋们一再祝福和嘱咐后的离开。订婚宴结束，我们便获得了一个风俗与亲情认可并赋予的新身份：未婚夫、未婚妻。

但是，我们都还未察觉出有任何变化，两颗年轻的心，依然是按照恋爱的节奏律动。学生的身份，让我们依旧可以打着年轻的幌子，继续热恋着，而不必考虑象牙塔外的纷繁复杂和一地鸡毛。

其实，关于未来，我们曾经设想过无数种，但无论哪一种选择，想要美好，都离不开两个人的拍合。这或许也是我们达成共识后的开脱之辞。

当婚当嫁的年纪，一穷二白的青春，我们所能做的，就是把时间的维度推得更高远一些。

父亲跟未来岳父商量婚期的时候，我和她正在楼下跟亲戚聊天。他们让人来叫的时候，我们并不知道所为何事。一走到客厅，就听到了关于结婚的具体细节。我们望了一眼彼此，然后便站在一旁听从安排。

并不是我们对自己的事情不上心，父亲跟我们商量过多次。我跟他说想读研结束，工作两三年再举办婚礼。这样可以减轻他们的负担。可每次都说不管我挣了多少少，婚礼的事决不会让我出一分钱。他的话每次都是那么斩钉截铁，不由分说。问及原因，他总是希望早点把我和弟弟的终身大事安排妥当，然后回农村老家养老。也是啊，十六岁就开始在外闯荡，五十多岁了，也该歇歇了。

可是，原因就这么简单么？单从他们俩那么要强的个性来说，肯定另有隐情。其中原因，还是一次跟弟弟对话才知道的。

原来父亲一直觉得小时候对我和弟弟太苛刻，动不动就罚抄作文，家务做不好罚两篇，做错事了罚三篇，弄虚作假罚五篇……除此之外，他还让我和弟弟在暑假的时候背成语小词典，滚雪球似的，第一天一个，第二天两个，一个新的一个前一天的。但这哪是错呢？后来每每因为写字和作文受到老师的表扬，我们都会打心底里感激父亲。

第二个原因是父亲不想让我们压力过大。本科结束又读三年研究生，他想要让我们喘口气缓一缓，又怕我们一晃就三十啷当岁了感情再生变故。所以想趁着自己还有点力气，多干两年，亲自操办我们的婚姻大事，好让我们轻装上阵，拼搏婚后的新生活。

既然如此，我们也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想法。无能为力的愧疚感，在他们讨论迎亲、送亲的时候反复鞭挞着我。她不时地伸出手来摸一摸我的头，触及发梢的安慰，更让眼泪有一种想要决堤的冲动。

婚期和仪式大致敲定后，细节就留待商量。一东一西的订婚之旅，行程在即。

临上车前，我又去堂屋里看了一眼神龛上的一对大红蜡烛。火光在晚风中微微抖动着，蜡油不停地往下滴，像在无声啜泣。舅舅爷一再嘱咐说，要保证两支蜡烛燃得一样快。如果燃到最后，一支灭了，一支还亮着，就要迅速把它掐掉。

在这之前，我从未听过类似的话，甚至觉得他说第一遍的时候是出于迷信。后来遍数多了，才真正重视起来，不过内心一直在嘀咕，心想会不会有什么说道。当然，我没有问过舅舅爷，他也没有细说。爷孙俩陌生的默契，仿佛是一道哑谜，要靠自己去猜，又或是一句偈语，要用身体力行去参悟。

车轮滚滚向前，载着我们向婚姻和未来驶去。沿途也要翻山越岭，跋涉山涉水。但那只是体力上的代步。在白头偕老的路上，我们必须像朝圣者一样虔诚。

婚姻，是爱情成熟的模样。

领证的日子是随机挑的。八月的第二天，在政务服务大厅，作为第二对新人，领了一个编号尾数为1669的结婚证。

钢印落在结婚照上，一张硬壳纸变得神圣而庄重。在工作人员的祝福

中接过证件，我们相视一笑，时光仿佛被这浅浅的笑容酿造得甜蜜而清香。

另一侧，一些曾经海誓山盟的恋人，在无数次争吵与矛盾过后，也在一个月的冷静挣扎后毅然决然地在另一份协议上签字画押。法定的婚姻戛然而止，当然事实上结束得更早，在水火不相容的日子，他们早已把彼此从记忆中连根铲除。是什么让曾经如胶似漆的人，把彼此弄丢了呢？我想没有统一的答案，即使有，也得靠社会学家出面解释。

原本变绿，曾经燃烧的红烛与身着红装，也都随之被彼此消磨得褪去鲜活的色彩。爱的灯盏灭了，往后的生，需要借助别的发光体照亮。

眼前的事，是内心的警戒线。我们十指紧扣着离开政务大厅，有那么一刻，我仿佛感受到了彼此在内心默诵的誓言

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

接下来，是关于婚房的布置。晚饭后，父母与我们一直畅聊到深夜。红灯笼、红地毯、红伞、红气球。话题在一个个喜庆的意向上跳动着，夜晚被不断转换的内容，分成一行行诗。由屋外的秋虫声和蛙鸣，深情朗诵。

母亲开玩笑说羡慕我们年轻人，把一场婚礼布置得像盛大典礼一样。不用说，接下来的内容我已经可以倒背如流了。无非就是她当年婚房的简陋，和日子的窘迫之类。当然，她并不是说她不幸福。相反，她和父亲结婚几十年，一直都是别人眼中的模范夫妻。有争吵，感情却没有裂隙；没有甜言蜜语，生活却有滋有味。

他们当年的婚房，早已在几年前被挖掘机无情推倒。随着青砖和土坯轰然倒塌的，还有那个空间里的穷日子。新的小洋楼在父亲十天半月跑一回，母亲三天两头微信里看一回的期盼中渐渐长高。他们挥汗如雨兑换而来的纸币，像一场绵长的春雨。在一笔又一笔建材款、人工款、装修款的滋润下，小洋楼像春笋一样一天天长高。最终停留在审美标准的高度上，供人们用目光打量和品味。

我们亲自挑选的装饰物件，陆续都到了。每次拆开，油然而生的喜悦都会迅速爬上脸颊。我们一起组装起来，想试试效果，仿佛就能在摆放的过程中提前窥见婚礼当天的场景。

婚车在布满假花的圆拱门前停下，我从车上抱她下来，撑着她钟爱的红色油纸伞，在两百米的红地毯上，向婚房走去。沿途的红灯笼，在料峭的春风中左右摆动着，八音师演奏着迎亲的曲目，鞭炮声极力地渲染着热闹的氛围。

我的描述还没结束，她就让我不要说了，不然一点神秘感都没有了。殊不知，对于婚礼，我只是个半吊子。我跟她说小时候见过的婚礼仪式和流程早就在记忆中变得模糊了，到时候全得遵从司仪的嘱咐。

但叩头和燃红烛是肯定的，那是山村婚礼百年不变的传统。如果非要解读其中的含义，只能像解读古诗词一样，把它当作意象分析。核心的内容，就是节日的喜庆和圆满的寓意。我也不想过度解读，约定俗成的文化，就是山村的基因，多少家庭和人生就由它表达而来。我们所要做的，就是顺利地将它植入婚姻的体内。

等所有的装饰物件都确定无疑，假期也到了尾声。离开家的前一晚，我再次翻开人生最重要的这本红色证书。内心依旧汹涌澎湃，感慨万千。随之而来的，是关于这个证件与婚姻的思考，在午夜的记事本上，写下一首散文诗

一枚钢印，一串数字，赋予一张硬壳纸一种婚姻的圣神。

在往后的日子里，它代表法律，也代表誓言，行使监督的权力。爱，被关在爱的笼子里，繁衍生息，直至老死。

在小山村，真正的结婚证，是一张遵从风俗的传统婚礼。

远亲近邻，新朋旧友，欢聚一堂。他们用自己的笑容与祝愿，见证着一段爱情的瓜熟蒂落与往后余生。

给神龛上的列祖列宗磕响头，他们曾拥有一头偕老的金婚、银婚。

每当额头触碰到地面的时候，就能听到他们的嘱咐与祝福。

敬一杯清茶，就改一次称谓。对一些事物的共享与共有，要从改口开始。

鞭炮的噼里啪啦声，在群山间回响。家有喜事，传到山外。红纸屑散了一地，漏掉的鞭炮偶尔炸响。

这是一道程序复杂的手续，经办的人，严格遵守着世代沿袭的风俗。

直到宾客散去，一切才水到渠成。

《结婚证》

一切都只是仪式和见证。真正的婚姻是两个人的相濡以沫和矢志不渝，是爱与爱的指数效应。

澧兰

百年辉煌，千秋梦想

夏汉平

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，持续助力经济蒸蒸日上。核心技术是关键杀手锏，牢牢把握无惧惊涛骇浪。

一带一路，四面八方。合作共赢，地久天长。坚持多边主义之理念，让文明相互借鉴、相互欣赏。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，让全球携手共进、互助互帮。

新冠疫情，肆虐猖狂。经济受损，生命遭殃。举国一盘棋，驱赶恶疾依靠坚强的中共中央。上下一条心，战胜瘟疫体现磅礴的人民力量。

人民至上，生命至上。治国理政，脱贫奔康。谁与百姓情同手足，无论何时都心满阳光。谁把人民放在心上，无论何地都身满能量。

百年风雨，初心不忘。千年目标，使命担当。你在精心擘画民族复兴，亦在擘画祖国富强。你在全力实现国家伟业，亦在实现人民愿望。

铁的纪律，政治方向。赤胆忠心，百炼成钢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光芒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前进方向。

新的时代，新的气象。意气风发，扬帆远航。中国人民由衷赞美你，创造了彪炳史册的百年辉煌！炎黄子孙永远跟随你，去实现民族复兴的千秋梦想！

万里长城，千年脊梁。

千年丝路，万里通畅。

古老的华夏，创造了多少令世界惊叹的神奇。

伟大的民族，产生了多少让世人景仰的辉煌。

秦皇汉武，治国安邦。

周易论语，深邃思想。

一万年历史，诞生了多少名垂千古的英雄豪杰。

五千年文明，书写了多少流芳万年的精彩华章。

但是

百年前夜，雨冷风狂。

清末民初，满目苍凉。

我的祖国啊！此时的你为何愤懑悲怆？

我的祖辈啊！此刻的你为何遍体鳞伤？

八国联军，烧杀抢掠。

日军屠城，丧尽天良。

东亚病夫的帽子，被重重地压在你的头上。

华人与狗的屈辱，在无情地戳痛你的心房。

一代青年，何等刚强。

一批志士，多么高尚。

他们以感天动地之气，冒着枪林弹雨播信仰。

他们以星火燎原之势，忍受饥寒交迫树理想。

一盏油灯，点亮希望。

一艘红船，启航梦想。

一个共产主义幽灵，悄然降临到世界东方。

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，默默诞生于华夏故乡。

南昌起义，三湾井冈。

万里长征，赤水湘江。

农村包围城市，共产党人披肝沥胆行远方。

论持久战光辉，革命英烈无怨无悔上战场。

延安精神，永放光芒。

人民军队，打过长江。

廿八年浴血奋战，书写史诗般人类沧桑。

一个崭新共和国，从此屹立于世界东方。

抗美援朝，勇援邻邦。

两弹一星，震惊西方。

古老悠久的中华民族，重新闪耀炽热的光芒。

智慧勤劳的炎黄子孙，重新挺起骄傲的胸膛。

百家争鸣，百花齐放。

民主集中，国事共商。

人民代表大会，体现国家意志与力量。

民主党派协商，彰显中共心胸之宽广。

实事求是，解放思想。

全面改革，对外开放。

实践方可出真知，这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。

发展才是硬道理，这是富民强国之新举张。

一国两制，港澳回归。

澳人治澳，港人治港。

回到母亲怀抱，是海外游子百年期盼和梦想。

祖国统一大业，是中华儿女共同心声与愿望。

北京奥运，豪情万丈。

上海世博，荡气回肠。

文化体育全面复兴，百姓生活亦迈向富足安康。

大国风范自信展示，中华文明正日益繁荣兴旺。

量子通信，大兴机场。

蛟龙入海，天问翱翔。

梦荷 苗青 摄

指尖上的风

路来森

袋杆，不停地吸着，一阵阵轻微的烟，在他的口边缘环绕着。见我走近，老人并没有停下手中的活儿，只是颔首一笑，那意思好像是说：坐下吧。

我顺势坐下，坐在一块石头上，在老人的身边。

与老人闲语，闲语中知道，老人独身，一个人居住在这座山上，已经多年了，他的责任是

看山，重点是守护山下沟涧的那大片的槐树林。闲谈中，老人很安静，苍老的容颜上，满是自足的幸福，但我还是禁不住问：一个人住在山上，不觉得孤独吗？老人淡然一笑：嗨，孤独什么？都习惯了。然后，顺手指向山下的那大片的槐树林，说道：你看，有这些山山树树陪伴着，多好啊。

恰好，一阵山风吹过，顺着老人手指的方向，我看到山下槐树林，正有大量的槐叶，哗啦啦的飘飞落下。枯黄色的槐树叶，漫天飞舞，景象壮观极了。

回视周围的山坡，但见秋草肃杀，一团团的飞蓬，随风滚动而起。整个荒野，满目肃杀，苍衰露出一种莫名的悲哀。

禁不住油然生发一些联想，觉得这样的环境，实在是太适合于鼓琴了，觉得当年嵇康目送归鸿，手挥五弦的行为，就应该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；觉得当年不为五斗米折腰，回归田园，指弹无弦琴的陶渊明，也应该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。